

斟情记

李楚冰
主 编

怀念，不曾停止。
爱，依然续存。

《花溪》永远的记忆。

花溪

十年典藏
绮情卷

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花
溪

十年典藏
绮情卷

斟情记

李楚冰 主编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斟情记 / 李楚冰主编. — 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6
ISBN 978-7-5113-3702-3

I. ①斟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32945号

斟情记

主 编/李楚冰

出 版 人/方 鸣

责任编辑/羽 子

选题策划/张 云 李楚冰

封面设计/马顾本

版式设计/赖水珍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开 本/870mm×1280mm 1/32 印张/9.5 字数/213千字

印 刷/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3702-3

定 价/28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 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序

文/袁政谦

暖风让人沉醉。

我们站在2013年盛夏的花海中，回望一些难忘的过往。13年前，《花溪》如初长成的邻家少女，婷婷地展现出婀娜的身姿，眼波流转，心意缠绵，用春风化雨，用笔墨为种子，开垦出一片美丽时尚的文学花园。

文艺，文学，时尚，是《花溪》的个性标签。新潮的少男少女们，把《花溪》列入比时装更能彰显品位的榜单。手捧《花溪》，无需言语，已然告诉众人，这，就是我的风格，我的标签。同爱可以靠近，生人请勿打扰。

爱，懂爱，会爱，是《花溪》的灵魂所在。爱情中的你我他，以为誓言就是永远，爱就是一世，可是，爱情的风暴，来时美得波光荡漾，去时却是海崩天裂。爱情的智慧，自我的认知，缘起与缘灭，片刻与永恒。如爱的指导书，无论爱如潮水还是恨如狂澜，都在关注你，抚慰你。

喷薄日出，午后微风，夜晚静谧，书页轻轻翻过，阅读之间或带来美感与内心的融合，或静如深海、恬如乡村。小说中的是她非她，是我非我，却为何，总有对号入座般深刻的同感共鸣与震撼。

彩蝶恋花，风栖梧桐。美好总因美好而相聚，而回旋，而升华。很快，这片缤纷的文学花园，吸引了众多的彩凤。“花溪体”风靡一时，《花溪》成为文学创作者倾慕的殿

堂，作品能在《花溪》刊载，即是内心之爱深植所爱热土。

辛勤耕耘，盛景如斯。

那些年，那些字句，成为不可复刻的经典。

那些荣耀，那些回忆，在泪水中一一闪光。

时光之河，浩渺无垠，相遇、相知、相爱、相离，生命的轨迹总是如此。

幸好，我们一起走过。

之于永恒，我们所能做的，是悄悄铭记。

怀念，不曾停止。

爱，依然续存。

《花溪》2000—2010年十年经典，值得收藏。

此后，春花水暖，夏月别枝，秋水长天，冬雪繁星，我们深深爱，好好走。

感谢热爱《花溪》的每一位读者，是你们把“有爱情的地方就有花溪”的承诺传播到了四方。感谢《花溪》的每一位作者，是你们把种子开成了花朵。感谢《花溪》的历任编辑，是你们的爱成就了《花溪》之爱。

风醺然，水长流。

有爱情的地方就有花溪。



花溪十年典藏·绮情卷

目录

斟情记

文 / 刘菲菲 图 / 忍冬&鱼姬 1

碧罗衣

文 / 语笑嫣然 图 / 飞鱼(悄悄画·社) 16

红蜜坊

文 / 张芸欣 图 / 乞琪 32

月光边境

文 / 走青 图 / 乞琪 52

檀香扇

文 / 钟墨 图 / 谢馥年 76

暮鼓

文、图 / 张秋寒 91

四月雨水洗过江心洲

文 / 张彦之 图 / janny lee 110

青莲

文 / 青语 图 / bobo(悄悄画·社) 119



斟情记

Contents

微不足道的爱情

文 / 青衣 图 / 忍冬&鱼姬 135

敛爱

文 / 琅川 图 / 程程 154

烟花碎·盛世红妆

文 / 杨千紫 图 / 卡伊（火狐插画工作室） 169

上海路32号

文 / 洛袈小麦 图 / 李昂 187

连环锁

文 / 鸾儿妃 图 / 4℃空间 204

雨过河源

文 / 连城璧 图 / 忍冬&鱼姬 220

风尘抄

文 / 匡匡 图 / 郑宇翔 232

芍药

文 / 苏枕书 图 / Sharon 269

心色

文 / 微凉 图 / 谢馥年 280



自古普通人和异类的相爱多半不会
有好下场，白娘子被一杯雄黄酒就逼出
了原形，吓得许仙面青口白魂飞魄散。
秘密这东西只能砌起七层宝塔，将它们
彻底埋土里，千年万载不得出世。

斟情记

文/刘菲菲



到了晚上，若是想喝杯清茶，想找朋友聊天，汉章就会去他的老同学梁若朴家，这成了他的习惯。

梁府上新旧人物齐聚，展示了主人兼容并蓄的胸襟，这些人坐在一起喜欢谈中西之差异。对此，汉章没什么高论想发表，他只去过英国游学，书读了不少，地方去了一些，但觉得自己更像一个谨小慎微的游客，也许只是为了看形形色色人类的苦难，知道贫穷、饥饿、脏乱是他大多数同类的命运。伦敦他很喜欢，这城市庄严神秘，沉沉雾霭中的轮廓尤其富丽，最重要的是公园云集，跟他的老家北平很像，能引起深沉的亲切感，而且北平的天气更和暖清新，比英国的气候好。

距离产生美，汉章回了北平才知道自己的思乡症不过是错觉，食物比记忆中逊色，天气也比想象中恶劣。至于上海，是被它的繁华吸引而来，但到了却很吃惊，无论车站还是码头都脏乱喧嚣，不安全感油然而生，行李会突然被人提走，钱包也会不翼而飞，乞丐追着讨钱，地上污水里泡着垃圾。当然，汉章还是在此谋到了一份差事，还算不错。

幸亏还有若朴，两人偶然碰面，若朴就热情地邀他上家里坐坐。全上海都知道梁若朴的家最讲究，请客的菜和茶点最丰富，他的交游最广。汉章去了才知道此言不虚。他的家前面是个大花园，建了喷泉，种着玫瑰，道路两侧是绿树，凉棚藤架上爬满忍冬花，进了屋，家里的摆设贵重精致，浮华里透着诗意，像个小型的世外桃源。

初次见面，若朴给他太太介绍：“这是顾汉章，我的老同学。”梁太太明玉颌首微笑，被她的目光扫一扫，汉章立时心旌荡漾。梁太太

穿的旗袍，一身森森的绿，牵丝攀藤，淡金线香滚，颜色与袍身有着明亮的对比度；一头乌发拢在耳边，露两滴晶莹剔透的坠子，在灯光下，一回头，引起一片波动的光和影。她像画上的佳人，美得有点儿空寂，举手投足都很凝重，说话的口音偏软，一口京片子倒是流利，上海话也说得不错，汉章猜她是南方人，因为听见她跟底下人说苏州话。去得多了，问起来，老家果然是苏州。

梁太太吸引人的是她那优雅的气质，令人愉悦的交际手段，对服饰的新奇品味——新女性在这方面特别有天赋，旧妇女的守旧、琐碎、小气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到。她不喜欢展示自己的玉照，因为真实的她比相中人更有活力，书房里全是她的字和画，汉章夸过她的字，明玉就买了一幅绢子将宋舜钦的《夏意》工工整整抄了送他，宋的诗清幽旷远，加上明玉这簪花格的字，更是难得。有时汉章在夜里看书倦了，抬头望见这诗，夏天虽没到，却能感受到那蓬勃热烈的气息。“别院深深夏席清，石榴开遍透帘明。”这两句最别致，在汉章心里，梁太太就是那隔帘榴花，美艳却不刺目。

汉章用笔名“许笙寒”写过小说，名是出了，但到底太吃力，人生于世赚钱最实惠，所以他仍在洋行供职，闲暇时笔耕不辍足以自娱。他写“鸳蝴派”文章，有时还写点儿侦探小说，以俗为雅不高不低，读者还真不少，爱情与阴谋始终是人类永恒的题材。报章杂志约了采访，或是上电台与人辩论他也去，一副入世的姿态。梁太太是他的忠实读者，有时带点儿诙谐拿了的书搁在跟前说：“来，大作家签个名吧。”

他喜欢在现实里搜集小说的素材，问过若朴是怎么跟明玉认识的，若朴说记不清了，每次邂逅的地点都不一样：斯柏馨、春明轩、长美

轩、五龙亭、正阳楼。听上去倒似一部微型的北平食府指南。有回说得
更详细，是在会贤堂饭庄碰面，小楼可以凭栏观荷，那里的水晶肘子腴
而不腻，荷叶裹米粉肉，清香四溢。听了这话，大伙儿都笑，这口味只
适合不怕胖的若朴，梁太太一定不喜欢。梁太太的版本不一样，她说跟
若朴是在“柏斯馨”碰见的，到了冬天临窗而坐，室内温暖如春，喝着
花草茶，吃盘咖喱饺，人生一大乐事。柏斯馨是“青年会”，新派青年
在那儿聊天吃茶看画报，若朴遇见她时，拿了份报纸过来攀谈。自然这
事成了悬案一宗。

梁府新请的厨子很不错，因梁太太的关系，会做西式菜肴，点心更
是出色。有一次，梁太太拿了一份咖喱饺让汉章尝尝，接的时候彼此的
手有了微妙触碰，引起一股电流，汉章脸红了红，早不是少年了，但还
是内心激荡。

若朴爱听戏，逢节日，分包堂会唱半天，都是晚上，请的是“天翔
班”，他们的头牌沈霜，唱《女起解》、《贵妃醉酒》、《白蛇传》，
她早就在戏院登台，戏院门口还挂着她的大幅剧照，玉堂春楚楚动人，
白素贞风姿艳绝，唯独杨贵妃的扮相清瘦了些，不够圆润富丽。跟她
搭戏的筱丹桂很活泼，但不及她压台，沈霜的玉堂春，一声“苦——
哇”，这一声碰头彩惊天动地，令人印象深刻，她天生有人缘，捧她的
人不在少数，梁先生携太太去戏院看过几次，后来就只他一人去。

有次汉章跟梁太太说起京戏，梁太太微微一笑：“这个，我不大
懂。”没有和他讨论的意思，不知道她是不喜欢戏，还是这唱戏的人。
但汉章却听过梁太太跟着留声机哼过几句，似模似样，说她不懂，汉章
不大信。

果真是人红是非多，红了后不断有人生事，有在戏园子里挑衅闹事砸场子的，有直接跟在她黄包车后头扔镪水追着骂的，这些花边新闻登在小报，成了茶余饭后的谈资。

梁府聚会，打麻将时有人聊起这事：“这些三教九流，五行八作之间互相倾轧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她得罪什么人，心里会不清楚？”

旁边的接口，这沈霜实在有些招摇，说不定得罪了哪位家里的太太？麻将台上方几盏明晃晃的大灯照下来，梁太太的脸映得雪白，嘴角挂一丝冷笑，似乎不屑于讨论这个话题。大家笑一笑，这事也就过去了。

梁太太在汉章心里是个完美的人，但太过完美的人与事显得失真，总有一种来历不清的暧昧，让人产生窥探的好奇。



汉章没结过婚，在英国时虽然有个未婚妻，但她早提前回了国，之后断了音信，也许是找到了新的寄托，也许是旧情不够深刻，总之这事让汉章对爱情灰了心。若朴家去得勤，因为他豪爽大方，交友广阔，又因为梁太太善解人意，让他觉得宾至如归。

汉章和梁太太有同好，喜欢吃咖喱饺，因为实在做得好，外皮酥脆，内馅细滑。他忍不住说想拿半打带回去，要知道单身汉最苦是没人做饭，这点心拿来配沙拉和热汤，最好不过。话不像诉苦，倒是说笑，梁太太要吩咐佣人去取，汉章说：“不麻烦，我自己去。”

已经十一点钟，厨房里的活儿也做得差不多，若朴去的时候，隔着玻璃看见里头还坐着两个人。男的是主厨张继安，女的是跟梁太太的钟

景珍，汉章正踌躇着要不要进去，他们的话却一字不差入了耳。

“你看见今天那位李先生没，别人都是携眷而来，独他是单身，他现在的二太太颇有些来头，从前是‘花国副总统’，陕西巷‘流芳阁’沈兰禧沈老四，嫁过奉军一位陆军次长杨剑峰，那位爷脾气太暴，因为一点儿小事就拿鞭子抽人，把沈兰禧当场就给吓晕了，过了没多久找了理由跟他离婚，拿他两万块，又嫁给一位天津的商人。”这天津的商人，就是单人赴会的“李先生”，大概二太太过去艳名远播，出外交际应酬也就算了，要是参与朋友间私人的聚会，似乎不大合适。

张继安嘴里的“从前”是1917年，是北平“清吟小班”的鼎盛时期，里头的姑娘们多出于苏杭、扬州一带，操吴侬软语，擅琴棋书画，比之“茶室”“下处”的姑娘们更时髦。她们都是风尘奇女子，和嫁了洪状元的花金花、救了蔡锷的小凤仙一样，成了传奇。这些陈年旧事打他嘴里说出来并非炫耀，是真的缅怀，大概跟他经历有关，他年轻时去过这些地方的走灶帮厨也不一定。梁府上的丫头们年纪都小，对旧时人事没什么认识，只有景珍和他年纪相若，也打北平来，见过世面，算是半个知音。张继安还说这位沈老四酷好奇装异服，有次她模仿着洋人，穿件露背裙子出外，乍看上去整个背光着，仔细瞧才知道挡了幅肉色的纱，粉光脂艳仙女下凡一般。

景珍应他：“说到穿衣，咱们家太太，也讲究，必要去洋行买进口的衣料，自己画了样子，找裁缝商量过，她不喜欢跟人家穿得一样。”汉章觉得拿梁太太和沈老四比，虽然不合适，但女人在时装上标新立异的心思倒是一样的。

张继安又道：“女人嘛，别出心裁才能绑得住男人的心。当年陕

西巷里当红姑娘的皮斗篷，都要若干灰鼠、貂皮衣服配，‘寿德行’专做这些姑娘的生意，连不少大家小姐都要效仿，时髦呀。姑娘们又讲个气派，戒指、耳环还要镶金刚钻，置不起还要租。当然，沉甸甸一身有点儿土，没你们家太太洋派，她选的式样都别致。”接着话锋一转，问道，“我听人说梁先生最近给沈霜捧场，还另外赠了头面给她？”

景珍答得含糊：“这个，我真不清楚——不过，那姑娘是个戏子，梁先生对她可没什么。”

“说是除了头面三幅，另有些首饰，梁先生的字总有人认得出吧，写着‘佳人笑纳’呢。还说很快就要另置小公馆，打算金屋藏娇。你留意一下太太的首饰匣子，说不定梁先生顺手拿了几件，借花献佛。”

景珍哼了一声，没答话。

汉章隔着玻璃看见那厨子：身材略胖，皮肤微黑，眉眼倒挺精明，大概对景珍有点儿意思，不断拿话撩拨她，景珍不疾不徐地应着，若是犯忌讳的地方，她便不出声，倒是个谨言慎行的人。听梁太太说，景珍几年前才过来，她们算是半个同乡，现在专门伺候她。景珍年纪不小，模样很周正，但神情总有些愁楚，听说她和丈夫在北平开过间纸烟店，不知为什么大年三十着了火，丈夫烧死了，做了寡妇，梁太太见她可怜收留她。张继安多嘴又提起这事，你那纸烟店怎么会大年三十着火呀，景珍脸一沉，大概她觉得这种问询是对她寡妇身份的冒犯。

张继安看景珍没吱声，又说改天单给她做大餐，可见每个行业自有讨好女人的方式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。

景珍也不扫他的兴，淡淡回一句：“我吃不惯那西餐。”转身拿了燕窝从侧门出去了。

自然汉章的咖喱饺也没有拿。

看来，从真实生活里收集到的故事，远比虚构小说里的真实得多，也残酷得多。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说故事的人不是出于恶意、轻率或是嫉妒，只是为了满足成为被关注的目标，哪怕只有几分钟。



霞飞路的DDS咖啡店是个不错的地方，周六的时候，汉章也常去那里，或是约了朋友聊天，或是自己独处，这天也不例外，约的人没来，剩他自己在角落里看书。正看得入神，肩膀上被人拍了一记。汉章抬起头，是“天翔班”的筱丹桂，她穿身白色洋装，头上戴顶宽边小圆帽，唇上一抹淡淡的珊瑚红，带点儿洋派的喜悦。

“可巧呀，顾先生，不介意我坐这儿了。”筱丹桂朝他笑，她台下的模样儿比台上美，沈霜的五官细薄，脸小身轻，浓墨重彩扮上了美若天仙；筱丹桂浓眉重睫大眼睛，是孩子气的俏，只好屈就白素贞旁边的小青，杜丽娘身畔的春香。她头发分两边在脑后结了一条辫子，露出光洁的额头，笑起来左颊一个酒窝，带出一股天真烂漫的气息。她就势坐下，汉章留意到她指甲上蔻丹是银色，不是时下流行的丁香紫、珍珠灰、茶红。

汉章恭维她：“郑小姐，这颜色真特别！”

“这蔻丹本来是梁太太送我师姐沈霜的，师姐嫌颜色太素，就给了我，其实配上这鞋子，倒是挺好看的。”顾汉章看她脚上，是对银色的高跟鞋，鞋尖上镶了只蝴蝶，脚尖一动振翅欲飞，有点儿夸张。

汉章问：“好久没看见你师姐沈霜，我听说她离开你们‘天翔

班’，究竟是因为什么？”

他听说沈霜演《贵妃醉酒》的时候，戏没唱完就送了医院，原来已经有了四个月身孕，那孩子流掉了，没人知道父亲是谁。筱月桂顶了她的位置，虽然都是“花衫”，但沈霜偏青衣，筱月桂偏刀马旦，由她顶上的《白蛇传》不演“游湖”“祭塔”，单拣“水斗”“盗仙草”二出，够热闹好看。筱月桂也是个人才，出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，但机遇不等人，于是有人说是筱月桂嫉妒师姐一直压着自己，起心思在她碗里下的药，害她在台上出了事，沈霜在“天翔班”也待不了，悄没声地走了。

看汉章疑惑的神情，筱丹桂叹了口气：“哎，顾先生，外头的风言风语怎么能信，全都是不安好心挑拨离间。后来，我去找过师姐，想跟她解

释，但她不肯见我。既然彼此心里有疙瘩，说什么都是多余。”

汉章忙说：“你别介意，我也就随口问一问。”

筱丹桂辩解道：“我虽然嗓子做工不如师姐，可跟她一向是光明正大公平竞争，我只盼着自己技艺上长进了，能像她一样挑大梁，哪会使



这种损招儿。外头的人说我在她汤里下药，害她小产让她塌台，这都是些没影子的事儿。所以我不怕当众发誓，要是我用下三滥的手段害沈师姐，天打雷劈。”筱丹桂的声音清脆，像喉咙里有枚银铃铿锵作响，争强好胜的性格都写在脸上。说话的片刻，嘴也不歇着，面前的白兰地蛋糕吃完了，橘子水也喝了一半。

汉章岔开话题：“你尽这么吃，就不怕胖呀？”

“顾先生，我怎么会胖，单是现在演那几出戏，台上翻翻滚滚的，下了场，衣服都能拧出水呢。”筱丹桂嘟着嘴的样子很可爱，汉章觉得她不像那种心机深沉的姑娘。

这些不开心的事儿瞬间也就被新鲜的刺激替代了，筱丹桂问他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，周璇的《马路天使》正在上演，戏里头天涯歌女爱上吹鼓手，18岁的周璇比她还小上两岁已经惊才绝艳名满海内，《四季歌》唱遍大街小巷，可见成名要趁早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对这部“卖座最盛、舆论最佳之巨片”，顾汉章没什么兴趣，他向来结交的都是良家妇女，筱丹桂虽然漂亮，但不是他追求的类型。

那之后，汉章也看过沈霜的戏，在新修的游乐场“大世界”“花花世界”里唱，嗓子大不如前，身形也不那么灵巧，似乎被人抽走了魂魄。汉章有些惋惜，在这城市栽个跟头，比其他地方跌得狠。

梁府的厨子换了人，张继安手艺不错，但太喜欢说话。新请的李师傅人勤快肯干，没事也不和一帮底下人磕牙。但手艺到底差些，他做的咖喱饺，外皮有点儿糊。

梁府依旧宾客如云，梁太太出来招呼客人，一身黑底飞金的旗袍，披着流苏披肩，肩臂间隐约露着玉肌，略施脂粉艳光照人。新旧人物团